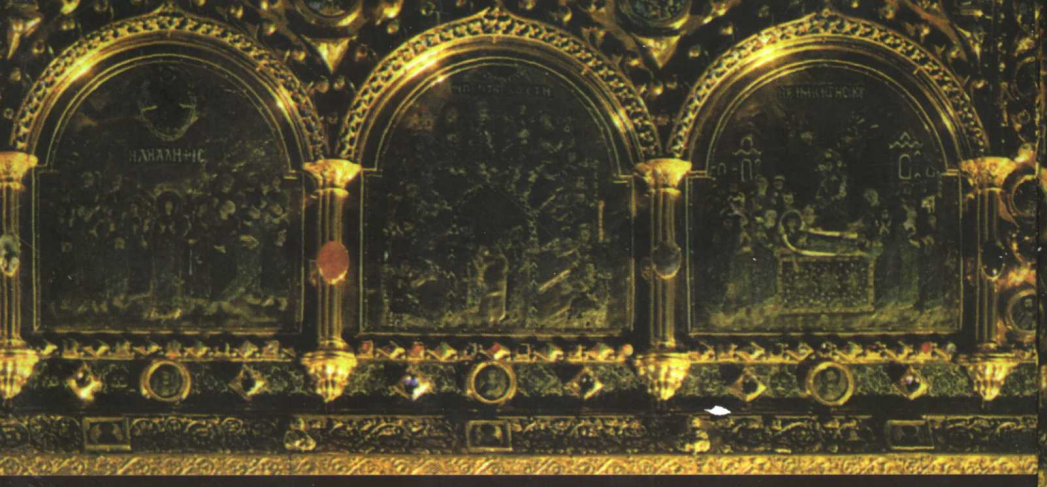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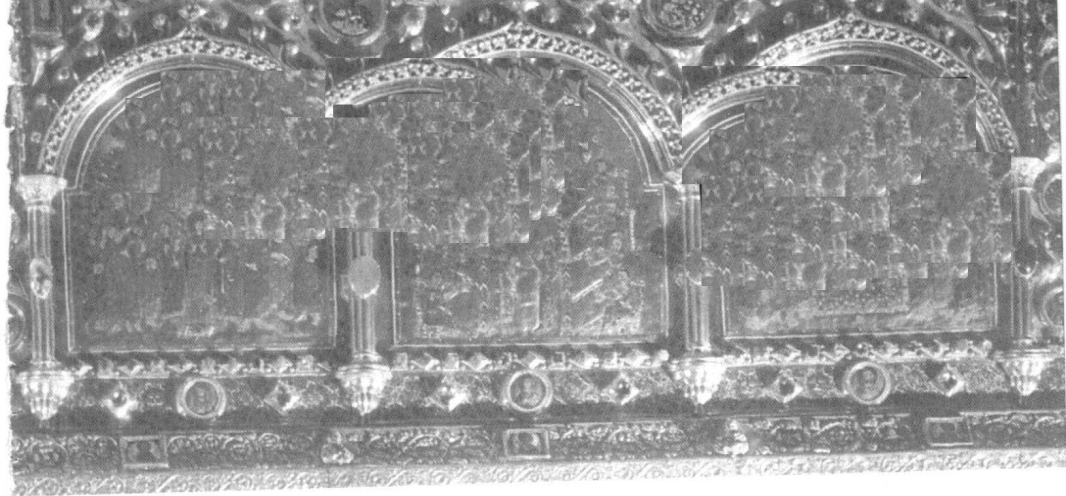


名著新译

[法] 斯达尔夫人 著 刘自强 严胜男 译

黛尔菲娜





名著新译

[法] 斯达尔夫人 著 刘自强 严胜男 译

黛尔菲娜

花城出版社



黛尔菲娜

〔法〕斯达尔夫人 著 刘自强 严胜男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东省肇庆市狮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2.375印张 1插页 520,000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150册

ISBN 7-5360-2499-1

I·2154 定价: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简 介

故事发生在18世纪末法国的上流社会。美丽聪颖、善良正直的黛尔菲娜20岁就成了寡妇。贵族青年雷翁斯英俊潇洒，才华横溢，黛尔菲娜与他一见钟情。但雷翁斯已与凡尔龙夫人的女儿玛蒂尔达订婚。黛尔菲娜极其信任凡尔龙夫人，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她，希望她能成全自己与雷翁斯的良缘。凡尔龙夫人当面允诺，背后却暗进谰言。黛尔菲娜的好友爱尔宛夫人的情人与其夫决斗，情人杀死了丈夫，舆论哗然，都以为决斗系为黛尔菲娜争风吃醋而引起。凡尔龙夫人又借此中伤黛尔菲娜，雷翁斯一气之下娶了玛蒂尔达。黛尔菲娜的心碎了，欲远走巴黎。雷翁斯得知真相后苦苦哀求，黛尔菲娜留在了巴黎，两人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然而，上流社会容不了他们，流言的诋毁，瓦罗布的苦缠，玛蒂尔达的愤怒，迫使黛尔菲娜寄居到了修道院。修道院长也从中作梗，当雷翁斯赶去娶她时，绝望了的黛尔菲娜已正式穿上了修女服。雷翁斯痛不欲生，出走后被革命军俘虏。黛尔菲娜服毒后陪伴雷翁斯走上了刑场。

译 序

《黛尔菲娜》的作者斯达尔夫人是法国文学史上一流的女作家。她继承了启蒙文学的传统，同时又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前驱。斯达尔夫人本名日尔曼娜·内克，生于1766年。她的父亲内克曾两度出任财政大臣，是闻名的上层人物，她的母亲出身于一个著名的牧师家庭。内克夫人的沙龙是巴黎文学界和其它社会各界名流如达朗贝尔、狄德罗、布封和贝尔纳尔丹·德·圣-皮埃尔等经常聚会的场所。日尔曼娜自幼便受这样的环境的熏陶，并以其聪颖早熟被人们视为神童。1786年，她与年龄比她大一倍的瑞典驻法国大使斯达尔男爵结婚。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后来她把这种体验写进了《黛尔菲娜》。斯达尔夫人才华横溢，感情热烈奔放，崇尚启蒙主义大师卢梭，她的沙龙成为上层自由派人士活动和新思想传播的一个中心。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她为之欢欣鼓舞。但是她在政治上属吉伦特派，她所期望的是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因此随着形势的发展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她被迫流亡。1794年9月，斯达尔夫人结识了邦雅曼·龚斯当，后者是温和派的首领，他成了斯达尔夫人的情人。热月政变后，斯达尔夫人于1795年5月在龚斯当的陪伴下回到巴黎，并且对她的新老朋友们重开自己的沙龙。在这前后，她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1800年，她发表了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学理论著作《论文学》。这部著

作为比较文学奠定了基础。1802年，她发表了代表作小说《黛尔菲娜》。在督政府和拿破仑帝国时期，斯达尔夫人经常发表自由化言论，因而为当权者所不容。1803年，拿破仑下令将她逐出巴黎160公里以外。于是斯达尔夫人回到她父亲的故里科佩，并先后出访德国和意大利。她在德国结识了大文豪歌德和席勒。1807年，她发表了另一部代表作小说《柯丽娜》。1810年，斯达尔夫人完成她的第二部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论德意志》，这部著作被人们视为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篇宣言。斯达尔男爵在1802年去世，1811年斯达尔夫人嫁给一个名叫阿尔贝尔·罗卡的瑞士青年军官。婚后，她继续在国外游历，出访维也纳、彼得堡、斯德哥尔摩和伦敦等地。拿破仑百日统治时期，她返回法国，由于她的政治抱负得不到实现，因而拒绝与拿破仑合作。波帝王朝第二次复辟后，她再次旅居国外，于1816年回到巴黎，翌年7月病逝，终年51岁。

《黛尔菲娜》的故事发生在18世纪末法国的上流社会。

年轻貌美的黛尔菲娜风度优雅，才情卓越，情操高尚，为人慷慨大度，感情热烈奔放，崇尚个性自由，追求个人幸福。她虽生活在卑劣、庸俗、充满敌意的社会里，但却毫无心计，完全按照自己的品德行事。她在父亲死后嫁给了自己的监护人阿尔贝玛，但20岁时就成了寡妇。阿尔贝玛死时给她留下了十分可观的家产。黛尔菲娜的亲戚凡尔龙夫人为人虚伪，追求财产与享受，很会沽名钓誉，蛊惑人心，黛尔菲娜天真地对她极其信赖和尊敬。黛尔菲娜得知凡尔龙夫人准备把女儿玛蒂尔达许配给西班牙贵族青年雷翁斯·蒙德维尔，而雷翁斯的母亲向凡尔龙夫人索要丰厚的嫁妆后，她怀着促进玛蒂尔达与雷翁斯的婚姻的真挚愿望，把自己1/3的财产赠送给玛蒂尔达。

玛蒂尔达仪容俊秀，笃信天主教，思想较古板，缺乏热烈

的情感，在她看来，爱情仅仅是一种责任。雷翁斯英俊洒脱，才智横溢，人格高尚，感情丰富。他十分珍惜名誉，极为重视舆论，随时准备为之献身。他因婚事由母亲一手包办，自己既未与未婚妻见过面又对她不甚了解，为前途忧心忡忡。他与玛蒂尔达接触以后，感到彼此性格不合，感情相去甚远，而与黛尔菲娜则一见倾心，如鱼得水。他决定要说服母亲，改变婚事安排。

黛尔菲娜把自己的秘密坦率地告诉了凡尔龙夫人，希望她能成全她与雷翁斯的良缘。凡尔龙夫人满口允诺，但暗中企图予以破坏。

黛尔菲娜的好友爱尔宛夫人是意大利人。她美丽、天真、热情，而又虔诚迷信。她14岁出嫁，丈夫比她大整整25岁。不幸的婚姻使她感到苦闷。勇敢、坚定、沉着的意大利青年塞尔勃拉勒曾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救了她丈夫的命。这以后，在她家留住的6个月里，他与爱尔宛夫人朝夕相处，情愫日增。后来，爱尔宛夫人的丈夫发现了他们交往密切，表现异常，便要塞尔勃拉勒在24小时内离开法国。爱尔宛夫人在塞尔勃拉勒临行时请求黛尔菲娜让他们在她家里最后见一次面，结果在幽会时被她丈夫撞见。于是，两个男人进行决斗，情人杀死了丈夫。血腥的决斗轰动了巴黎。黛尔菲娜为了保全爱尔宛夫人的名誉没有透露事情的原委。外界都认为决斗系为黛尔菲娜争风吃醋而引起，黛尔菲娜因此蒙受了不白之冤。为了避免雷翁斯对她有所误会，她征得爱尔宛夫人的同意，把真相告诉了凡尔龙夫人，希望她会转告雷翁斯。凡尔龙夫人却乘机在雷翁斯面前添油加醋，加深了他对黛尔菲娜的怀疑，以为黛尔菲娜准备与塞尔勃拉勒结婚并一同出走国外，在气愤之下作出了娶玛蒂尔达的决定，尽管他根本不爱她。黛尔菲娜心如刀绞，她戴着面纱

悄悄地走进教堂出席她心爱的雷翁斯的婚礼，目睹玛蒂尔达和雷翁斯进行结婚宣誓的情景，犹如炸雷轰顶，感到天旋地转，昏厥在教堂的一个角落里。

爱尔宛夫人在丈夫死后感情起了急剧的变化。她拒绝与塞尔勃拉勒一起出走葡萄牙。后来，她把女儿托付给黛尔菲娜，自己出家当了修女。雷翁斯从爱尔宛夫人的女儿那里得知了真情，凡尔龙夫人临死时也忏悔了自己对雷翁斯的欺骗，她要黛尔菲娜宽恕她，在她死后保全她女儿的幸福。雷翁斯明白真相后痛悔莫及。黛尔菲娜为了玛蒂尔达的幸福本欲远离巴黎，只是在雷翁斯一再苦苦哀求并保证善待玛蒂尔达，不给她造成任何痛苦后方肯留下。雷翁斯与黛尔菲娜从此继续交往，他们心心相印，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黛尔菲娜与雷翁斯虽从无越轨行为，但整个上流社会却侧目而视，流言蜚语四起。黛尔菲娜亡夫的朋友瓦罗布从外省来到巴黎，他也热恋黛尔菲娜，为了挽回她的名誉，决定娶她为妻。黛尔菲娜虽然表明自己并不爱瓦罗布，但瓦罗布对她的热烈追求使雷翁斯嫉愤不已。一天深夜，瓦罗布为逃避当局通缉来到黛尔菲娜家，恰为雷翁斯撞见，被他误认为图谋不轨。双方相约次日进行决斗，由于黛尔菲娜和朋友们居间斡旋方得以幸免，瓦罗布遂离开了巴黎。但事情又被添枝加叶，传为丑闻，引起轩然大波，黛尔菲娜因此名声更加不清不白。雷翁斯与黛尔菲娜的朋友鼓励他们顶住舆论压力，等待离婚法生效后正式结合。黛尔菲娜认为这样做会破坏玛蒂尔达的幸福，万不可取。她坦白地向玛蒂尔达承认了自己对雷翁斯的爱情。玛蒂尔达要求她断绝与雷翁斯的来往，远走他乡。

• 雷翁斯见黛尔菲娜为了他屡遭谗言，如万箭穿心。他冒着生命危险惩罚了当众侮辱她的人。黛尔菲娜起初不忍与雷翁斯

诀别，但想起凡尔龙夫人的临终嘱托，想到要顾全玛蒂尔达的幸福。同时，听从黛尔菲娜的劝告回到外省的瓦罗布，因放弃决斗的事传到了他所在的团队，被视为有损军人荣誉而声名狼藉，他扬言如黛尔菲娜不肯嫁给他，他就要进行报复。为了防止雷翁斯遭到不测，黛尔菲娜需要缓和瓦罗布的愤怒情绪。因此，她毅然离开法国来到瑞士。

黛尔菲娜在异国深深地思念着雷翁斯。她恐怕瓦罗布追来，寄居到一家修道院里。伪善阴险的修道院长泰尔南夫人恰巧是雷翁斯的姨母。雷翁斯的母亲憎恨新思想，厌恶黛尔菲娜这样的女性，惟恐雷翁斯与她结合，匆忙写信要泰尔南夫人把黛尔菲娜控制住。这时瓦罗布追到瑞士，因情场失意和屡遭厄运而病倒了。黛尔菲娜为他凄惨的境遇内心矛盾万分，但她眷恋着雷翁斯，不能接受他的爱情。她决定把自己一半的财产赠送给他来弥补他的损失。瓦罗布设计把黛尔菲娜引到德国边境小城的一间屋里，拒绝她的财产，哀求她嫁给他，否则就要等到次日天明才能让她出去，这会使多疑易怒的雷翁斯不再会相信她。黛尔菲娜好言恳求，瓦罗布为之感动，心软下来。这时，当地警官恰巧闯进，目睹她与一个男人闭门呆在屋里。事后，警官修书一封把经过情况告诉修道院长，泰尔南夫人乘机要挟，黛尔菲娜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不得不同意当了修女。此时雷翁斯母亲得知玛蒂尔达病危的消息，赶紧告诉泰尔南夫人要提前结束黛尔菲娜一年的预修期。修道院长再次以公开警官信件和逐出修道院来对黛尔菲娜进行威逼，另外又交给她一封告知雷翁斯喜得贵子的巴黎来信。绝望了的黛尔菲娜怀着厌世之感提前宣誓结束了预修期。就这样，在雷翁斯和黛尔菲娜这对情人中间树起了难以逾越的障碍。黛尔菲娜没有忘记再次写信给瓦罗布请他接受自己的一半财产。瓦罗布见黛尔菲娜当了修女，失

去了一切希望，忧郁地离开了人世。死前他要求黛尔菲娜把他葬在修道院的教堂里，并向雷翁斯说明了自己与黛尔菲娜清白的关系。

玛蒂尔达死后，雷翁斯日夜兼程赶到瑞士来娶黛尔菲娜。当黛尔菲娜身穿修女服、戴着黑色面纱出现在他面前时，不管是晴天霹雳，简直使他痛不欲生。黛尔菲娜也悔恨不已。雷翁斯在绝望之下出走，后被革命军俘虏并判处死刑。黛尔菲娜多方营救无效，她服毒后伴随雷翁斯赴刑场，死在雷翁斯被枪决前。

《黛尔菲娜》一书问世后引起很大的轰动，并成为法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名著。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部情节曲折、充满浪漫情调与感伤色彩的爱情小说，不仅仅是因为小说中有作者本人的影子，而且也是因为小说还具有政治、社会、宗教和哲学等多方面的含义。

小说中有一个人物说：“虽然这场革命有许多不幸的谋杀，但到后代将由它给法国带来的自由来判定。”整篇小说显示出作者拥护和颂扬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鲜明倾向，这也是小说的一个基调。

斯达尔夫人在这部小说中提出的基本问题，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尤其是妇女为了追求解放和幸福而与社会传统和公众舆论发生的冲突。

小说所写的黛尔菲娜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女性的悲剧命运是社会造成的，也有部分原因是她自己的妥协所造成。黛尔菲娜为了雷翁斯一再蒙受耻辱，直至背井离乡，甚至心甘情愿地当了修女，她以为这样牺牲自己可以赢得雷翁斯的真挚的爱，但是雷翁斯始终听凭社会传统和舆论的支配，黛尔菲娜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而雷翁斯的死正是他所代表的旧社会崩溃的象征。

斯达尔夫人在肯定黛尔菲娜追求幸福的同时，揭露上层社

会的丑恶。阴险和狡诈的凡尔龙夫人两面三刀，破坏黛尔菲娜与雷翁斯的爱情。凡尔龙夫人的形象正是伪善的上流社会的一个缩影。

小说中写了修道院长泰尔南夫人玩弄计谋，为了阻挠黛尔菲娜与雷翁斯的结合逼迫黛尔菲娜提前当了修女。作者正是借揭露泰尔南夫人来抨击野蛮的教会势力，斯达尔夫人能有这样的大胆确是难能可贵的。

小说的批判锋芒还指向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小说中描写了好几位妇女的身世，她们都命途多舛，成了买卖婚姻的牺牲品。针对这种荒谬的现象，斯达尔夫人借勒邦赛之口大声疾呼离婚自由。她在这部作品中塑造了傲视社会恶势力而获得幸福的勒邦赛夫妇和贝尔蒙夫妇的形象，他们夫妇间的纯真和深沉的爱情使黛尔菲娜羡慕不已。可以说，这种对女性解放与幸福的追求是启蒙运动和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一个可贵的成果。

当然，应该指出，玛蒂尔达也是不合理的婚姻的牺牲品。当她与雷翁斯结合后，黛尔菲娜依然与他经常相会，使他与玛蒂尔达更加疏远，因而使玛蒂尔达更加不幸，这不能说是符合道德的。但总的来说，书中主人公对旧势力的抗争使读者产生了深刻的同情，作品争取女性解放和幸福的思想也会使自尊、自主和自强的当代妇女感到共鸣，受到启迪和鼓舞，这是作品至今仍具有的积极意义。

刘自强

第一部分

第1封信 阿尔贝玛夫人致 玛蒂尔达·德·凡尔龙

贝尔利弗 1790年4月12日

我亲爱的表妹，如果我能为您和蒙德维尔先生的婚姻尽力，我将感到高兴；把我们联结起来的血缘纽带给了我为您效力的权利，我坚持要求这个权利。如果我死了，您自然会继承我一半的财产。既然在我死后法律也会这么处置，难道在我活着的时候我会拒绝处置我的一份财产？确实，在我21岁时把我得到的遗产赠送给只有18岁的您是可笑的！我和您谈继承权，仅仅是为了让您感到您不能把我赠送的安德里斯的土地看作是难以接受的帮助。您一定会对那样的帮助十分敏感。

阿尔贝玛先生死后给我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我感到需要让他家族的一个成员来分享，哪怕这个成员，我3年来的女伴——凡尔龙夫人的女儿，其才智和风度并非最能吸引我。您知道，我

丈夫的姐姐路易丝·阿尔贝玛是我亲密的朋友。她愉快地确认了阿尔贝玛先生给我的遗赠。她隐居在蒙彼利埃的一座修道院里，她拥有的财产足以满足她的需求。因此，我可以，并完全可以向您确保2万英镑的年金。我是怀着幸福的感情这么做的，您不会愿意破坏这种感情吧。

在给您安德里斯的土地后，我还有5万英镑的收入。既然我的生活习惯丝毫不受影响，表现出慷慨的样子，我会羞愧难当的。的确我的生活习惯使财产变得必需。可是，当我们不必疏远那些需要我们照顾的低等人，也不必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巨变来激起高等人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免受减少财产所能引起的痛苦。再说，我并不认为我要定居在巴黎。我住在巴黎将近一年了，可是我还没有一个熟人可以使我忘却童年的朋友。那些真正的朋友铭刻在我的心中，他们的形象如此亲切，如此神圣，以至于我结识的所有新人与那些我深深怀念的人相比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在这儿只爱您的母亲。没有她，我决不会来到巴黎，我只盼望和她一起回到朗格多克。我生来习惯于被人喜爱，可这里的人们给我的赞誉留在我心底的只是冷淡和漠然，任何快乐都不能改变这种情感。因此，我想尽管我爱好巴黎社交界，但我仍要把我的生活和我的心从这烦嚣中解脱出来，在这样的气氛中，人们总是受到伤害，这些伤害使你在隐退中感到痛苦。

我亲爱的表妹，我和您谈这些烦事只是为了让您确信，我的财产足够我生活了。我不无遗憾地迫使自己寻找各种可以想象出来的证据让您接受我的赠与。这项赠与本该是一送即收的。可是，由于我们俩的性格和见解的差异，我担心执行您母亲和我定下的计划会遇到一些障碍。因此我希望您完全了解您对之显得过分慎重的这一帮助，并心安理得。这一帮助决不引起会

使您为难的感激之情。如果我上面对您说的一切还不足以证实这一点，我将再对您说一遍，我对您母亲的友谊是如此炽烈，如此诚挚，您只要是她的女儿，就可以让我为您做我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哪怕我并不认识您。我对此已经谈得够多的了，不过要不是我察觉您对我的提议暗暗反感的话，我肯定不会与您谈那么长时间的。

或许蒙德维尔夫人对您和他儿子的婚姻提出的条件刺伤了您。不过，我亲爱的玛蒂尔达，不要忘记她只是在您童年的时候见过您，10年来她没有离开过西班牙。尤其要想一想，她的儿子从来没有见过您。蒙德维尔夫人喜欢您的母亲，希望和您的家庭联姻。但是，您知道，她多么重视一切能使她的亲人对她更尊敬的因素。她希望她的媳妇有财产，以此作为又一种手段来拉开她的儿子和其他男人之间的距离。她慷慨，有教养，但也高傲。人们说，她的举止非常朴实，她的性格非常傲慢。她出身于西班牙一个墨守古老习俗的家庭，她又和她丈夫在法国长期生活过，她在法国学会了以控制她周围人的讨人喜欢的礼貌来掩饰自己缺点的艺术。人们讲述的雷翁斯·蒙德维尔的一切，使我确信您和他在一起将会是非常幸福的。不过，我想蒙德维尔夫人尽管性格有缺陷，但她对她儿子有很大影响。我经常注意到，人们是靠缺点来管住那些爱自己的人。后者愿意迁就他们，害怕激怒他们，结果就顺从了。而他们具有使生活更为顺当的优点，这些主要的优点却经常被忘却了，对于其他的人毫无影响。

这种种想法丝毫不应影响您的最完美和最顺利的婚姻。它们的目的是使您感到必须满足蒙德维尔夫人提出的或希望的所有条件。您不应该以低下的地位走进这样一个家庭。应该让蒙德维尔夫人确信，她为她的儿子办了一桩非常得体的婚事，您

对她的尊敬会令她更为得意。您越是靠您的财产独立自主，您就会越感到服从自己的情感 and 责任的愉快。

我亲爱的玛蒂尔达，忘却我们在一起时的小小争吵吧，让我们用我们共同的爱，用我们俩对您亲爱的母亲的爱，把我们的心的联结起来吧。

黛尔菲娜·阿尔贝玛

第2封信 玛蒂尔达·德·凡尔龙致 阿尔贝玛夫人

巴黎，1790年4月14日

我亲爱的表姐，既然您认为让阿尔贝玛先生的亲属享有他留给您的一部分财产是高尚的行为，那么我在得到我母亲的允许之后，同意接收您提议给我的赠与，而且我有理由认为您的义举非常公道，令人满意，它使您有权得到我的感激。我自愿地应承担把我和您联系起来的义务，保证履行宗教和道德要求我做的一切。

我的母亲希望您给我的帮助在我们之间是秘而不宣的。她认为蒙德维尔夫人在得知她的媳妇是靠一项善举才得到了嫁妆的时候，自尊心可能会受到伤害。不过，那只是我母亲的想法，而我则随时准备公开您为我所做的事，如果您希望的话。公开您的善举在社会舆论看来会使我受到屈辱，但在我看来，这样

会提高我的地位：这是我推崇的神圣的宗教精神。

我知道这些话您会觉得是可笑的，尽管您性格温柔——我认为确实温柔——您没有能向我掩盖住您在一切事关遵守天主教的问题上并不同意我的见解。我亲爱的表姐，我对此为您感到痛苦，您希望以您高尚的行为来加强把我们联系起来的纽带，而我则希望我能够使您相信，无论对您的内心幸福，还是对您在社会上受到的尊敬来说，您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您在各种事情上的见解是独特的。您自认为才智出众，这当然有道理。不过，我的表姐，不仅仅要乖巧地指挥一般的男人，而且要指挥女人，需要什么样的才智呢？您非常可爱，人们总是对您这么说，可是您的成功给您带来了多少敌人！您还年轻，您大概希望再婚。您认为一个明智的男人会急于和一个洞察一切、按照自己的思想行事，并且经常蔑视大家接受的准则的人结合吗？我知道您性格纯朴可爱，不想控制人，言谈举止也不大胆。不过，实际上，您自己也承认，您遵从的根本不是天主教的信仰，根本不是那些负责对我们进行天主教教育的体面人，而是您自己感觉和理解的宗教思想。

姐姐，如果所有的女人都这样把她们称之为智慧的东西当作向导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呢？相信我吧，这样的独立不仅仅受到信徒们的指责。那些最不受真理——用现在的话说是偏见——束缚的男人，希望他们的妻子不摆脱任何束缚，他们非常高兴她们虔诚。她们履行她们的义务，注意这些义务的细枝末节，他们就感到更加放心。

您知道，我不为舆论做任何事情。我诚心诚意地相信我推崇的宗教感情。虽然我的性格有时呆板，但它总是真实的。如果我能够理解虚伪，我会认为对一个女人来说在各个方面照顾到舆论是多么重要，我会劝她凡事要顾及舆论，对于迷信（用

您的话来说),对于礼节都是如此,无论它们可能是多么的可笑。当然最好丝毫不要考虑社会的赞同,而靠宗教本身来准备作出舆论要求我们的各种牺牲!

10 个多月来我们受到各种苦痛。如果您同意埃勒主教——他还留在法国,我确信他会对您有很大影响。我的热心或许是不谨慎的,宗教根本不要求我们干预其他人的行为。可是我对您应有的感激之情,使我产生了新的希望来拯救您的灵魂。您自己说您不幸福:这是上天的警告。您为什么不幸福?您无疑年轻、富裕、漂亮、才智高超、富有魅力、善良、慷慨。您明白您痛苦的原因吗?这是由于您的信仰变化不定。我对您和盘托出吧,其实您自己也感到了:您的独立的见解和行为——它或许使您的谈吐更加高雅有趣——已经开始使人说您的坏话,而且或迟或早肯定会危及您在社会上的存在。

请不要误解我对您的劝告。我向您说明,是因为我爱您。您知道我丝毫不忌妒别人,您也好几次向我肯定了这一点。我也不追求在社会上的成功,我没有获得成功的才智,对此我也有顾忌。我真诚地和您谈了这番话,除了想启示一个基督徒外,再无任何其它动机了。如果我能够促使您放弃您的独特见解,服从教士的决定,我就可以为您做更多的事,比您为我做得还要多。

亲爱的表姐,再见。我不讨您喜欢,我也不应该讨您喜欢。不过,我肯定,我永远不会冒犯您的感情。

玛蒂尔达·德·凡尔龙